

加拿大多伦多集会游行 声援三退大潮

【明慧网】2020年8月8日上午，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大多伦多地区的万锦市的太古广场前，举行了声援三退大潮的集会和汽车游行。在集会上发言的有：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港加联主席冯玉兰，旅居加拿大的前凤凰网记者张真瑜等。他们揭露中共的邪恶，鼓励更多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组织。

集会结束后，法轮功学员们用汽车真相展板的形式组成“真相车队”，在华人聚居的士嘉堡、万锦市及约克区的主要繁忙街道，来回巡游一个半小时。

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坚持

作家盛雪说：“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已经21年了，16年前《九评共产党》刚发表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理解，不知道法轮功学员在做什么，不理解这件事的深远意义。”

盛雪继续说：“当全球形成一个围剿中共暴政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看，在形成今天这种局势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真的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当所有的中国人开始有权利去选择脱离中共邪魔的时候，当整个世界终于认识到必须要结束中共暴政的时候，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值得人们去尊敬，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心血、健康，甚至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付出了他们生命的代价，才有了今天这样的转机。所以中国人都应该感谢他们。”

选择善良 远离中共

前凤凰网记者张真瑜在发言中说：“我是在二零一二年翻墙看到三退信息的，并在大纪元网上做了退党声明。当年我翻墙了解了法轮功，我更加认识了中共的邪恶，



从左至右：在集会上发言的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旅居加拿大的前凤凰网记者张真瑜，港加联主席冯玉兰。

作为一个人，在面对邪恶与善良的两条道路时，只能选择善良，我希望更多的人不要为了利益而去跟邪恶中共沾边。”

他说，“从中国历史看，中共的邪恶无以复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罄竹难书。现在全球都在围剿中共，为了个人的安危，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都应该远离中共。”

很快看到中共灭亡的那一天

港加联主席冯玉兰在集会上发

言，赞扬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仍然无惧无畏地揭露中共邪恶，向民众讲清真相。她呼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见证中共灭亡的一天。她说：“三亿六千多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这个是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抵抗中共的暴政集权，捍卫自由、民主、人权，无论是在加拿大、大陆、香港和世界各地，我们继续努力，希望很快一起看到中共灭亡的一天！”◇

图片
报道

韩国退党游行 震撼中国城



“法轮功来了！”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上午，韩国最大的中国城首尔大林洞一带，韩国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退党游行。许多中国人在大雨中纷纷相告，街道两旁人们驻足观看，备感震撼。◇



丑小丫变成了气质女生

我曾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不仅经常惹事，成绩也经常考倒数，还经常容易生病。虽说我是女孩子，但性格好斗，是唯一跟男同学打架的女生。又因为长得丑，是一个人见人嫌的差生。然而，这一切都在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发生了彻底改变。

因为长得丑

由于好争好斗的惹事性格，我长得也是一脸顽皮相，甚至很多人说我长得不好看，小时候家人因工作忙请了保姆帮助料理，但听说保姆因觉得我长得不好看，在楼下玩时都不愿和我站在一起。上小学时班里来了几位实习老师，其中有位老师做了很多漂亮的编织小装饰品送给同学，很多同学找老师要，那位老师都给，但我去要时老师说：“不给你。”我问：“为什么？他们要都给了。”老师说：“因为你长得丑。”我回到教室默默地哭了。后来班主任来到班里说：“今天真是奇了，好学生都跟实习老师跑了，上课了留在班里的都是差生。”听了这话我更伤心了。

人见人嫌的差生

我不但性格好争好斗，还爱出风头，经常和小朋友们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是周围环境中唯一跟男同学打架的女生，邻居们大多都不愿意他们的孩子跟我玩，是一个人见人嫌的差生。

我的成绩总是考倒数，这也是老师、家长及我自己特别难受而又怎么也弄不好的事，上课特别难以集中注意力，回家作业不会做，考

试题答不上来，一直这样恶性循环着，家人总在帮我报补成绩的培训班，大多是浪费时间和钱了，因为我真的学不进去，一上课大脑就自动屏蔽了，那时感觉我反应慢，很迟钝，顽固又不变通。

我不仅学习差，还经常生病，一遇到流感我总能摊上，动不动就感冒、吃药、上医院输液。我还有骗人的坏习惯，家人总说我骗人都不眨眼，说我也不知是从哪儿学的，老师、家长遇事一般都不相信我。

人生的根本转变

一九九六年母亲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把还在读小学的我带入了大法修炼中。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修炼后，很快地我就能约束自己不撒谎了。回顾当今社会中遇到的很多人骗人的事情，都已成常态，而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会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人也变得真诚、坦荡，真心地给予他人帮助，遇事尽力考虑他人的感受，为他人着想。修炼后我的身体变得很强健，为家人省下了大笔的医药费。冬天时学校班里很容易有流感，当时我们寝室六人除了我都感冒了，每天室友们不停地咳嗽，擦鼻子，我与大家学习、生活在一起却没有感冒，身边同学都说，你体质太好了吧，我们都感冒了，就你怎么也不感冒。

修炼后我上课能专心听讲，向好学生的方向努力。初中开始我学习了美术，学习绘画时的一些作品在学校展出，那时有很多老师、

同学都围着看。后来又读美术高中，是美术课代表，毕业美术联考中，我考出了比平时优秀成绩还要好的成绩。

高中毕业我考上了一所艺术学院，大学期间我依旧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那时在班里是专业课代表，平时乐于协助老师、帮助同学，为班级无私付出。在专业上认真、专注，完成作品时总是用高标准要求，尽量做到最好。由于我在全学院成绩排名第一，并获得了不少专业比赛奖项，成为学院里第一个获得国家一等奖学金的学生。我的一些绘画作品被编入教材，很多画作被留校收藏。从艺术学院毕业后，我到另一所艺术学院的研究生部进修。

丑小丫变成了气质女生

由于修炼大法给我带来的道德境界的提升，我的长相也变化很大，这也是很多大法修炼者的亲身体会，人显得很年轻，我三十岁的年龄被人看成只有十八、二十岁。记得一次下楼遇到一位看着我长大的阿姨，她与我母亲聊起来说：“单位里和你姑娘一起长大的那些孩子们就属你姑娘变化最大了，她小时候极刁蛮啊（方言）！长得极丑啊！现在极文静，看着极舒服啊！”

修炼大法使我这个丑小丫变成了气质出众的女生，以致大学时班上和其它专业的一些男同学追求我。但当时我都拒绝了，我的心思都投入在专业学习上。能够走上修炼大法的路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因为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

通辽市周柏宏在内蒙古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内蒙古通辽市法轮功学员周柏宏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七个多月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七年一月被劫入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迫害。

一、在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到了女监，周柏宏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分到一个监室，没有其他犯人。每天从早上七点半开始到晚上六点钟左右坐在小板凳上，如果有检查、节假日或有什么监狱认为重要的时候，就延长时间罚坐，最长从早上六点一直坐到晚上十点多，大年三十也要坐小板凳。吃饭除外就是让坐在小板凳上，中午只给半个小时的时间，下午接着坐小板凳，就这样做了三年。

基本是每天有一个狱警强迫法轮功学员拿着小凳子到攻坚组，被监狱警察康健伟洗脑。

刚到监狱时，周柏宏的丈夫去看过她一次，但她丈夫被狱警逼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纠缠了很长时间，说了很多好话，才让见了一面。周柏宏和丈夫隔着玻璃打电话，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狱警在旁监听。这三年，

每天都被强制洗脑，被折磨的苦不堪言，精神上遭受了很大的伤害。

二、周柏宏被迫害的经历

二零一三年元旦，周柏宏因发放真相台历被通辽市科区公安局警察非法监视居住。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周柏宏被迫流离失所，当地警察找不到周柏宏，就在网上非法“追逃”。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早上六点多钟，周柏宏一人在租房处，下楼刚刚出楼门口，就从汽车里出来两个人，叫周柏宏的名字，紧接着两个便衣就一边一个把周柏宏架起来拖进一个轿车里。

两个便衣警察到一个宾馆处接了几个国保大队的警察之后，又返回周柏宏家抄家，抢走了大法师父法像、大法书籍、手机、电话卡、带有“真善忍”字样的挂钟。抓人、抄家也没留下任何手续，在家里人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周柏宏被非法关押在通辽市河西看守所。在看守所期间，非法审问周柏宏两次，周柏宏不配合。后被非法判三年，二零一七年一月被劫往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迫害。

三、周柏宏遭受的经济迫害

周柏宏是电气安装公司员工，丈夫是个体户，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富裕、幸福。中共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使无数法轮功学员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周柏宏在经济上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二零一四年，周柏宏被迫流离失所后，额外花钱去租房住，家里的买卖也关闭了，这种困顿的生活和精神上的压力，给周柏宏和她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六年间租房九次，有的房子刚刚住几天就被迫搬家，有的刚刚租几个月又搬家。而房租都是一年一万多元，每次都是按年交的房租，损失的钱财很多。

二零一六年周柏宏在外地出租屋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在监狱花掉一万多元。还被扣发三年工资，然后又每月少开工资近七十元。

个体商店关闭后，八年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八十多万元，还有配件等货物一直积压到现在，货物价值十几万元。◇

内蒙古近期简讯

多伦县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近期遭骚扰迫害

自2020年6月份以来，内蒙古多伦县县城及农村地区有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村委会或社区人员骚扰，他们或者打电话或者登门，询问是否还炼法轮功，声称只要写出“三书”（“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就不再受管控，所谓的“清零行动”。法轮功学员都不配合，并告知对方行为违法。不过，多数村委会及社区人员拒绝执行上级的指令，不去骚扰法轮功学员。

2020年8月1日，蔡木山乡小井滩村委人员登门骚扰萧玉萍，让她签字放弃信仰，萧玉萍拒绝。第二天

县国保队去她家把她绑架，说有人举报她家墙上贴有“法轮大法好”的剪纸。因体检不合格，把她释放。

8月4日，法轮功学员小冯被县国保队人员带走，原因是国保队查到他的身份证姓名与现在常用名不符，并且得知他是法轮功学员。小冯被滞留在第一派出所两个多小时后放回。

8月6日，敖包山村的王立丰（女），被国保队绑架，当时去了两辆警车，声称有人举报王立丰。把她家墙上贴的一张剪纸福字、一副年历画摘下来作为证据，把王立丰关入看守所，拘留5天。她的父亲王学华也险些被绑架，他的老伴

护着，警察没得逞。

乌兰察布盟集宁市法轮功学员武高明被强制采集个人信息

7月29日下午，集宁新区盛世新城小区的武高明，被集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二人（其中一人是新调来的国保队长）强制从家中带到集宁桥西公安（派出所）采集个人信息，包括采血、按指纹、掌纹、录声音、照像、测虹膜、量身高等。

赤峰市巴林左旗警察、社区人员骚扰陈桂霞

8月11日上午，赤峰市巴林左旗两个穿警服的警察和三个社区人员闯入法轮功学员陈桂霞家，让陈桂霞签字。陈桂霞没有配合他们，并向他们讲清真相，他们就走了。◇



疫情期间的 一次奇遇

【明慧网】今年二月下旬的一天，我乘公交车去某地。下车后，还没走多远，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就追了上来，她亲切的问候我，并热诚的挎着我的胳膊，就象见到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可是，我并不认识她，见她这么热情，我也就同样地应酬着。但心里直纳闷：在这疫情疯狂蔓延的非常时期，人们都相互拉开了距离，可她怎么与我这么亲近。

她找了个合适的地方停下，说要和我聊聊。她说：“姐，那年咱俩分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你。我一直盼望着能再见到你，今天可算如愿了，我好想你啊！”看着她那激动的神态与那双好象熟悉而又陌生的大眼睛，我在记忆中搜寻着，一下子想起来了！

这是两年多前的事了：那天我也是路过这里，我在小区里走着时，发现一位女士极其痛苦地蹲在路边，她满脸皱纹，脸色枯黄、灰暗，身体极其瘦弱。看面相，足有八十多岁。

我走到她跟前，问她：“怎么

啦？”她的眼光暗淡、呆滞。我连续问了几次，她才仰起脸来看着我，嘴角颤动着，声音极小、微弱，不知她说的是什么。我蹲下，用耳朵贴近她的嘴，听听她说什么。我勉强听到她说的两句不连贯的话：

“我是个要死的人了，别人都害怕，都躲着我，你不怕吗？”

我对着她的耳朵大声说：“生命是宝贵的，我告诉你一个能得救的秘诀，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神佛就会保佑你，你的身体就有转机，就会越来越好。你现在就随着我念吧。”

听我这么说，她好象有些精神了，马上就开始跟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随着念，她的脸色在起着变化，后来她自己站起来了，她可以走路了。我要送她回家时，她告诉我她的腿有劲了，还走给我看了看。

临别时，她一再谢谢我。我告诉她：“谢谢大法师父吧！”

我说：“大法师父让我们讲真相、传福音，救度有缘得救的人。今天你能听到九字真言‘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是大法师父让我这么做的，真正救你的是大法师父。”

我们分手后，我还有些遗憾，怎么没问问她多大岁数？得了什么病？怎么病成这样？那时她看上去真象有八十多岁。

她说：“姐，当时我没有气力给你细讲。又象落水的人好不容易抓到了救命的绳子，顾不上其它的了。现在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

当时我还不到六十岁，受两种癌症的折磨，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那天，我刚刚结束一次化疗，身体极其虚弱、痛苦，我要求出院回家缓一缓。那天家里没人，我感到在家里憋得慌，就想出来透透气。出门没走多远，就支撑不住了，连家都回不去了。路人见了我，都躲得远远的。我正在为难时，遇到姐姐你救了我。对，是大法师父救了我。

你告诉我的那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每天都在诚心敬念。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只要脑子一有闲空，我就念，哪怕正在干家务活或走路，我都念。越念心里越舒服，越念心里越亮堂，越念浑身越有劲儿。我哪儿也不疼了，越念身体越健康，跟没病时一样，也不用化疗了。现在什么家务活都能干了。”

法轮大法太好了，这九字真言太神奇了。我住院治疗，花光了积蓄，受了那么多的罪，医院也没治好我的病，还差点死掉。如果不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哪有今天？！大法师父却不曾要过我一分钱。现在我的家人、孩子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 ◇

1400例骗术之一：利用精神病人栽赃法轮功

迫害法轮功之初，中共抛出的所谓“1400 死亡案例”中，有许多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下面就是一例：

马建民，河北省任丘市华北

油田居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有一天，马建民一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时，看到他肚子剖开，死在厕所。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

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上电视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一手编导“剖腹找法轮”的骗局。◇